

卜居

廢名

A君是詩人。因為要做詩，所以就做隱士。就——用一個典故就卜居。其實他已經從首善之區的街上下到首善之區的鄉下來了，已經二閱月，但他說這兒女人討厭，愛說話。未得其所。就在這第二月倒數第三天，A君同他的房主——一個老婆子，A君倒很喜歡她講究清潔，這一天他同她干脆的說：

「我是要找一個清淨地方，你這兒鬧得很。」

A君已經質問了她兩遍，問是那有那麼多的女人來往？鄉下女人專門曉得說話！

「昨兒來的是我的姑娘，去年臘月裏出了門子，——她那兒倒不錯，有好些日子沒有來，昨兒來了吃兩頓飯就走了。」

「那是你的姑娘？」A君頭一偏，詩人的回憶。但他不得要領的撒身進去了，進了他的詩壇。三間房A君賃了一間，房主人祖傳的一張吃飯的桌子A君拿來做詩。

老婆子咕嚕了一句：

(1)
「我這兒鬧得很！那就只有到山廟裏住去！」

(2)
「她是你的姑娘，那兩個老妖精是你的什麼東西呢？」A君也咕嚕一句。沒有咕出來。悶在肚子裏。昨天又來了兩個老婆子。

「你的姑娘」似乎不大要緊，沒有多大的工夫姑爺來了，A君只有提了他的名字走了。

一走走了五里，走進了大悲寺。大悲寺茂林修竹，在這個沙漠地方真是稀罕物兒，A君說。不禁惹動鄉愁了。這些地方都是資本家住！又說。又記起他的一位勁敵，那是住西湖的，住煙霞洞。A君嘗憤他：「爲什麼是你一手奠定了文壇？」要打倒他。那詩人蓋發了一張傳單，有這樣的話。

大悲寺有浴水池一個，好幾位住客，都是來避暑的，正在那里浴。A君一看——那兩個真是女人！A君看了一半天還以爲是時髦的男學生蓄了分頭。

A君讀過梭羅古勃的微笑，記得那個借錢借不着的可憐人是跳到水裏湮死的。A君儼然就站在那個河岸上，四近並沒有一個人，「那真是無聲無臭……」A君覺得寂寞而可哀了。

A君走出了大悲寺的大門，還隱約的聽見那兩個浴女的笑聲。
他還沒有着落——「那你就只有到山上廟裏住去！」老婆子的話忽然提醒了A君。是的，他

目下住的當兒，屋後有山，山上一個小廟，她一定是說這一個廟！

A君，他從街上搬來的時候，沒有到，走在路上，就望見了這一個廟，小廟躲在樹林裏，一條白道，若隱若現，牽引詩人的心靈。

A君提了他的stick直去看這個廟了。

到了這個廟，汗如雨下，撫孤松而盤桓，自謂是羲皇上人。沒有一逕就進去，松樹下，廟門口，留戀一下。這實在是一個好涼快的所在。廟牆頗倒塌——正是A君所要的，房價必不高。門雖設而常關，沒有要牠就開，就開了，只輕輕的一推……

「幹什麼的？」

一個爛瘡脚的老婆子坐在她的門檻上啃她的瘡腿，紙，街上的老媽子要拿來換取燈的紙，粘住了，揭也揭不開，問而沒有抬頭，毫不在乎的樣子，但輕輕便便的來這一個「幹什麼的？」簡直是嬌聲，說了她一個月沒有暗見人，人來了。

A君不答，一眼都看見了一切。她一定是住在那個小屋子裏，原來大概是放鼓，大悲寺則叫做鼓樓。

(3)
「你這個廟裏怎麼沒有菩薩？」

卜

居

五

「什麼？」抬了頭。

「菩薩。」

「不知道。」又低下去。

A君窘。他所再找得出來的是「偶像」，偶像當然更不知道。一定還有後重，那里有一扇門，A君就往前進，——或者應說往後退。後重更糟糕，好幾隻雞，扒糞渣子。偶像是有的，剛剛剩了一隻手，塌了，露天之下。山脚下望見的樹林，不像樹林。

「她也進來了。」A君權且不看她的腳，看一看她的手。「你這怎麼吃飯！」咬牙嚼齒的歎。是想，眉毛也不便皺。意思是，吃飯是靠這手端碗，——她抓瘡！

這里簡直無話可說，A君又退出前重來了。她跟着來。

「你這是什麼廟？」

「什麼廟？家廟。」

家廟，A君點頭。

「你看廟？」

「看廟。」

「你這廟歸誰管呢？」

「底下有人管。歸二大爺。路北就是。」

「路北，那個路北？」

A 君是問，不一定是問她。又問她：

「你這廟出租嗎？」

「出租？你租嗎？有人租我們就搬下去，一月我們也得點盤纏。」

「從前租過，沒有？」

「去年還有一個外國人要把這山全租給他。」

「不乾淨。」

A 君一眼看盡四方。

「一掃就乾淨。」

「你們就在這里拉矢！」

A 君是報告這一個事實，並不一定是責備。爛瘡腳蹲下去了，蹲下去摸腿。

「租人要多少錢一月？」

(6)

「五百塊罷。」

「五百塊！五百塊是多少？」

「五百塊。」

「你這個破廟也要五百塊！你曉得五百塊是多少？」

A君的「渾賬」險些兒來了，喜得帶住了。他知道，一渾賬就非「奏你」不可，那麼利害，這個地方。

「可不是嗎？去年那個外國人娶租就說五百塊。」

「那一定是論長年。我是問一月多少錢，而且我只要這兩間。」

一脚踏進了那兩間。其實只有這兩間，如果要房子。

「你這房子太不堪，都是老鼠咬的。」

「是。」

望着A君說「是」。然而心想：「說什麼？」

A君又站下來。一跨跨了兩層階級。

「你這兒清淨倒清淨，沒有人鬧。」

「有人鬧？誰鬧？誰也不上來。」

有點憤，A君簡直是冤枉了她一下！

「我是要找一個清淨的地方，我現在住的那兒不清淨，時常有人來往，房子倒還好，也不貴。」

A君是訴苦，至於此一個清淨的地方出租他租不租——租？這個在他的腦裏已經是一個空白了，走了，走了他不曉得。

「誰也不上這兒來。去年七月裏有兩個賊，上來偷我的小雞子——」

A君搶着道：

「是什麼樣子的人？」

她又不讓君說，搶着說：

「兩個賊！我就一嘍。」

「那恐怕是弄得好玩的，賊他那里偷雞？我們鄉裏偷雞不算什麼，是常事。」

(7)

十年以前，A君在他的故鄉聽一位舉人講了凡綱鑑，窗友們便都喜歡偷鄰近一家菜園的雞，並偷蘿蔔。

「我一嚷，人都上來了，好些個人，都上來了。巡警也上來了。」

「你的雞到底偷走了沒有呢？」

「二妹妹，你來。」

A君稍吃一驚，「怎麼還有一個人？」

對，還有一個人，也在那一間屋子裏，屋子的角裏，躺了一床破席。

二妹妹就進去了。

「要什麼？」

「跟他說什麼！鬧得玩兒的。」

A君很憤，平白的說他「鬧得玩兒的」！而且，一聽那說話的神氣，簡直是看不起他，那一個老婆子！于是就憤走了——

「誰來住你這個廟？連你的小雞子也有人偷！」

蓋分明的肯定了，他不住這個廟。

回到他那兒，一進門就告訴老婆子：

「我在山上廟裏來。」

老婆子踏地裏這一驚不小：「山上廁裏來？」

一九二八_年十一月八。

上

居

九

柯龍泰
女士著

戀愛與新道德

出版
預告

汪馥泉 沈端先 合譯

戀愛論多着，但大多是男子底戀愛論，要不然，也只是普通的女子底戀愛論。——這部『三代戀愛』『姊妹』『赤戀』底作者柯龍泰女士底論文集『戀愛與新道德』（現据日本新興文學健將林房雄譯本，收『戀愛與新道德』『新婦女』等五論文。）是勞動婦女底戀愛論；和一切有產者的戀愛論不同。著者柯女士，允給本書寫一序文，題爲『告新中國的男女』；卷端并附有柯女士近跡，及其小傳。凡我青年，皆當手置一篇也。

上海北新書局啓

賭徒日記

川島

先聲明：這篇日記並不是我做的，至於作者究竟是誰，我雖然曉得也不和你說。這日記的名目卻是我定的，然而並非杜撰，是根據於日記中的「咱們只能說是賭徒」的那個「賭徒」，故定名為「賭徒日記」。

川島

以下便是日記的正文——

十月五日

晚飯後，誠齋和先覺來寓，等誠夫至十點半未至，叫車夫去找別人也沒有找着。誠夫和我下了一局象棋纔走。近來手氣頗好。棋又是我贏了。

八月份下半月的薪水已經領到，除去所得稅及捐款等外，只餘九十二元六角八分。再付房租和工資，所餘只有五十幾元，倘若九月份的薪水要等到月底才發，寓中便不夠開銷。奈何！

六日

昨夜還在發愁，運氣真好，今天便贏了八塊錢。妻愛喫柚子的，可惜那時水果店都已關

(11)

(12)

門，沒有買來。我就是在外面賭，也沒有忘了伊。

七日

聽誠夫說，這回國慶節放假三日，心裏真高興。

這幾天手氣真好，今天又贏了他們十塊。如果那張三萬不打出去，就是自摸六和，加四是十和，十八，三十八，七十六，一百五十二；還可多贏二十幾塊。打牌真沒有把握，那有二五萬不聽去聽對倒的。

八日

今天又贏了二十一元。要是末了莊上不被厚菴敲一下，總能贏到三十幾塊。

妻勸我不要再去打牌，看點書。我要不因爲悶，不因爲錢，誰願意老去打牌！三天來總算得了四十塊錢的意外之財，明天倘能再贏二十塊，一定湊五十塊錢去買一個照相機。這裏西幾年來想買都沒有買成。

十日

昨今兩天都輸了，總算起來已經沒有贏他們的錢。明天決計不賭，等風頭轉來再說。而且連天熬夜，也不是一種辦法。這四五天來總算白米，沒有進出。

十二日

早晨去上課時，覺得頭昏，嗓音也提不高。

昨天誠齋獨贏，我實才只輸了三十四元，先覺輸了十八元，葆齋說是沒有輸贏，怎麼誠齋說他只贏了三十塊錢？我不過多報了六元，如果先覺的數目是真的那麼除起六元四的頭錢，誠齋至少也要贏到四十五塊。越有錢的人總越贏。

其實昨天的牌要再打下去，我總可以反過來一點，不至於輸那麼多。誠齋贏了錢就不來，太小氣。此後我要戒賭了。

十三日

今天贏了五元。也好，總算撈回一點來，如果明天能贏三十塊，那我的本錢還沒有輸。

十七日

這三天來連着輸，手氣真壞，非戒賭不可。

十八日

今天又輸了。戒賭，戒賭！

二十日

賭徒日記

(14)

原定飯後就要睡覺，這幾天真倦，耳朵老呼呼的響；偏偏誠夫又來叫我，真是冤家，結果今天又輸了十七元。爲什麼說是戒賭又不戒！戒！戒！！

臨睡時妻又再三的勸我，我真無話可說，一直說到陀夫托也斯基也好賭，只求賭而不妨正業總不要緊，伊仍是力勸。這幾天寓中也十分拮据，今天向劉媽借了十五元，又只剩四元了，明天還要糴米。

我真不該再賭了。近來我對麻雀也沒有什麼興趣。決不再賭。拿輸去的錢買東西喫，不好嗎？

廿三日

冤家有業，晚飯後誠夫和小張又來叫我。袋裏錢少心便虛，越心虛越輸。他們說我臉發紅，後來又說我臉發青，都帶着譏笑的神氣。小張還說不過幾十塊錢的事，他媽的——他要輸幾十塊怕還不如我呢！輸了錢又受氣，真是何苦！以後不賭了。再賭下去要傷感情。

說是戒賭又不戒，真該死！我看我成不了大事，沒有一些兒決心——這回無論如何要戒！明天只好到校裏去借薪水。如果今天誠夫不借給我錢，我決不會去賭。唉！交朋友有好壞的。

廿六日

這幾天來沒有賭，每到晚飯後總像有什麼事還沒有辦妥，心裏着實不安。情形與想吸煙時忽然沒有煙一樣。噫，人生幾何！

其實，從前只要他們不來尋我，我總沒有去找過他們——只有三次是我發動的。

廿七日

妻這幾天來很高興。

晚飯後讀了昨天的日記，我知道我是一個天地間最不堪的動物。如再不戒賭，我一定墜落。

十一月一日

牌九比麻雀要爽快的多，也不知道今天我的手風轉了呢，還是心裏高興，氣壯，居然贏了他們三十幾塊。確乎有趣：小張是天九皇，我是短對；還有我是板八二，小張偏偏是王八戴帽子。他今天要輸到八十多，我看他的臉也痛紅的，嘴裏又不乾不淨的罵，這真是活該了。

(15)

十一月二日

賭徒日記

校裏今天發薪水了，我的已被扣去。

胡小姐午後來寓。多少天來沒有在寓中開場面，偏偏今天湊巧被伊撞見。也許伊會和生人去說。晚飯時伊問我今天手氣如何，我說輸了七十多塊。「呵！你們來的這麼大！」伊很驚訝的說，言下似有敬仰之意。其實我才輸了五十塊錢。

我看輸錢以後，臉要發紅，是誰也免不了的。可是我，怪不得妻說我憔悴，今天照鏡子看，眼框確乎凹進去不少。明天記着去剃頭，脫脫晦。我只要能把先前輸出去的撈回來，就決不再賭。賭比煙容易戒，前些時差不多一連一個禮拜沒有賭，也不過如此。

要平心說起來，咱們只能說是賭徒，究竟不是賭棍。要悶得沒有事幹了才出去，幾天不賭在家裏看書也可以的。

三日

午前理髮時，似乎心動，覺得今天一定可以贏錢，偏偏傍晚要去時，妻向我說：「又要輸去了！」伊是盼我輸呢還是怕我輸，屢次這麼說。真討厭。伊看我不高興了，還說「你頂好是不去。」果然今天先勝後負。

決定以後出去不通知伊了。但願一帆風順，贏幾個錢回來，伊手頭也可寬裕點。

三日

還應該戒賭，一定要戒。晚上回來，看妻的眼睛有些紅腫，莫非在哭？唉！總是我不好，戒賭，決計戒！再輸也輸不起了。戒！戒！！戒!!!

四日

午後陪了妻到虎跑去喝茶，傍晚回寓，甚倦。劉媽說收房租的已經來過，約定明天再來。唉！這廿幾塊錢如果付了房租，就沒有零用了，今天去虎跑又化了兩塊多。（至此）正在愁慮間，誠夫恰好同先覺誠齋來了，今天總算贏了十三塊。真是天無絕人之路。

妻知道我贏了，還是勸我以後不要再賭。哼！要是今天不賭，明天那裏來房租！即使受過教育的女子，心地也不見得十分明白，總不像做丈夫的體貼伊。難道我去賭錢的動機是想把家裏的錢送給他們嗎？總是說，『去不得了，去不得了！』討厭！

五日

許久不曾打麻雀，打起來應該會贏。可是今天我牌九的手風也過來了，連拿了三副九。

六日

我本來今天就不願意打麻雀，固然輸了十元，一個錢也沒有了。明天怎麼過！

(18)

今天的菜錢和付上月電燈費的錢，據妻說，是叫劉媽把幾件單夾衣服當來的錢。此後我如再賭，簡直是禽獸，連禽獸也不如。

薪水總這樣欠下去，寓中每月總不夠開銷，我想不如把車夫打發了，添一個老媽子，每月也可以省下五六塊錢。妻也同意。不能開源，也當節流呵！

七日

今天看了一整天的卷子，算是還了一筆債。午後胡小姐又來，談的很久。

八日

今天又向校借得半個月薪水。

十一月十日

晚飯後，小張領了王一鳴來，王君也是從前的同學，要不是他來，我今天決不賭。倒運，一賭便輸，一鳴是在做縣長，應該輸幾個錢給我們才對，偏偏他獨贏。說是明天他們還要來，就是來我也決不賭了。

越是有錢的人越贏錢。小張今天來已經穿起雙絲葛面的灰鼠袍子來了。唉！他的錢是那裏來的！

十一日

今天總算運氣，贏了七塊錢。要不是楊媽把茶杯撞倒，潑了誠夫一身茶，不至於就散。我或許還可以贏幾塊錢。這人真笨，說了她幾句倒撅起嘴來了，明天叫她走罷。誠夫嘴裏雖說要走，其實他是不想走的。

十四日

昨夜大輸，身邊的七十元輸完，一鳴又借了我五十，向來沒有這麼輸過。回寓已兩點半，沒有車子，步行回來。一夜未曾合眼。一鳴說是後天就要走的。明天只好把萬國儲蓄會的會單去押款，也許能押到三百元。發財是容易的事，明年春天去買香寶票，那就有二十多萬；光喫利也夠我化了。

今日頭痛甚劇，腰也酸痛，該早點睡。

十六日

一鳴決定明日午後動身，我看他不是來向我辭行的，是來要債的。幸而午後已將押款取來，人情勢利，否則一定被他見笑，以爲我還不出了。我想在這筆款裏，爲妻做一件大做。看伊近來憂鬱得很，也不來勸我了。我在此地宣誓，我只要能撈回本來，決不再來。妻呀，

你原諒你可憐的丈夫罷。

十七日

一鳴今天果然沒有走，我卻贏了他二十塊。歸寓時爲妻買來兩個柚子，伊卻一點沒有喫。

做丈夫的心誰知道！唉！做光棍有多少好。

十八日

今天我又贏了八元，手氣轉過來了，反本卽在此時。我只要每天早起起來，很順當的，不洵氣，這一天總可以贏錢。屢試屢驗。

今天我有意把一鳴的骰子擲了一把，他就不高興，以後就一直瘟下去了；等散場後還儘罵我下作。今天誠齋和小張都輸了，臨走時還有些依依。

二十日

午後得王老師信，很奇，他來勸我戒賭，又勉我以學。這一定是妻去告密的。否則他怎麼會知道！女人的心地要不明白起來，真是耍命。我莫非真好賭，還不是因爲家境困難想贏幾個錢？伊就把我的名譽毀壞了，於伊有什麼好處！我若從此不賭，不但不能贏錢，也撈不

回本來了，莫非白送了他們幾百塊錢就算？女人真是……，我不去管伊，伊倒管起我來了！那裏知道我的心！

二十一日

今天心裏本來不高興，頭又痛；果然又輸了五十元。這完全是妻害我的，逼的我如此。

二十二日

許丈信，也勸我讀書務正；這又是妻搗的鬼。我要從此不賭呢，倒叫伊制伏了。這老鬻不成。天呀！誰知道我的心。晚飯未喫，人有點發燒，頭暈。

癡人之愛

Y 谷崎潤一良著
S
譯

作者在現代的日本文壇上是列於第一流的，他以夢幻的構想，主觀的熱情，描寫的着力如文學的旗印，引起讀書界盛大的驚心駭目，博得空前的喝采！他喜歡描寫變形的女性——虐待男子，令使男子屈服的女性，在他的作品中，幾乎全部帶着這種反常的女性的書味。這部癡人之愛，便是他描寫這種女性的一部傑作，而且是一部代表作，許多批評家都這樣說，內容如何，讀者看了自會知道。

憶巴黎

野渠

(五) 沉默着爲母親的英勇

每見着幼時的同學姊妹們，大家都要說我東奔西波，真是勇敢的了！我每聽着這句話，心裏深深的慚愧與不安不可言說的只是淡淡然的微笑了！呵，難言之衷呵！人們都以爲——大概多數人是這樣的見解，以爲有學問的才不結婚了，我不是有學問的，我更應當結婚了。我却不是這樣想，不結婚的不一定就是有學問，有學問的也儘可以結婚，這可以比之於嗜好，各人不同的，也可以比之於胃口，各人不同的。

隔着半年或一載，回到故鄉來，總要覺得人事幾換，滄桑多變了！新陳代謝的種種也都展映到眼底來，使我怯弱的心不能禁受！

回家的第二日這晚，碧姊就來訪我，說着一口家鄉的土話，急忙而且着亂的邀着明天早間去訪她，便連坐也不坐的就走了！我送她出去，只立在街口。看她那瘦瘦的影直隱沒在街底。

(23)

次日早間，在粥後，走去看她，敲了數下大門，出來開門的是我所不認識的一個新用的

女侍。小孩要入睡了，碧姊在房中。走出房門來接我的是她的大女公子，哦！竟然會說話而且頗會招呼了！喊着『伯！伯！』一些不怕陌生似的。碧姊也就抱着這欲睡而終未睡着的二女公子出房來了，『亂啦』她說：『一天從未有一點空閑的時間！』說着微笑，我亦以微笑來回答了。我撫着湘湘的面頰說道：『大啦！奇怪極哉！』而她的第二女孩，我還是第一次見到呢。

我們坐在她們的這間靠近院子的小廂房裏，院子裏是覺得空曠多了，可以望得見那滿着草蕪的城牆，與那頹敗的土磚的堆積。才記起了原有的一株什麼樹，已忘記了牠的名字，是截去了的！牆腳邊的淨瓶花倒已高高的攀上了牆頂了！好不繁茂！綠葉還是新新的呢，可惜已經是秋天了！

碧姊說着以前爲我們感情變態時常去散步的海塘，亦已稍稍有了點變換了，乘着今朝風和日爽，不如去散步一回罷，在如今都已略略有所變換的我倆的心境，說不定，海也會在那裏幽默地微笑呢。她先打扮好了她的第二女公子，然後她自己已換衣服，抱着那小女孩，靠在肩頭，我們緩緩的出了小東門。不久，我們便到了小普陀的塘堤，還是那樣的海，不過在經過了兩次海航的我，望着隱在對面的青山，雖然覺得是秀麗，然而憶及印度洋之浩渺，是不能

比擬了呵！三到亭已改爲天風海濤亭，我們走過大車門的塘堤就望見那新建的紀念塔，隨後便走上新造的中山亭，全是西式的，亭中是水門汀的桌，圍有四隻小小的團凳。碧姊將小孩安放在桌上，我們便相將的坐下了。大海橫列在我們的前面，彼此沉默着，沉默在海的偉大裏了。

碧姊兩手挽住她的女孩，如信教的禱祝於聖像之前！我知道，我自以爲這是她唯一的信仰與希望，與安慰之所繫，只叫看着她那沉默着爲母親的英勇呵！以她的聰明，以她的才情，以她的生來對於音樂的特長，不信在這荒蕪的中國能開放出繁榮的花麼？如今呢，沉默着爲母親的英勇呵！

我是世上最怯弱者！我是最沒英勇的一個女子了！我每與一些常可以談談的，我的友人們，說着婚姻的問題，真不成問題的，極易解決的問題，因爲牠不過占着人生中有限的一小部分！自然這只是我的話，拿容易解決的眼光來看便是容易，如以重大的眼光去看她便成困難！我們儘可以因爲自己覺得是太容易解決而不想解決牠，我們亦儘可以以不解決的態度來解決牠！

「噫！真是，」——碧姊說了：「真是，人常是用了多大的心力去對付這個婚姻問題

呵！那是徒然的！然而青年人，無不大驚小怪地去用了全副精神去對付戀愛呵！那是些什麼呵？『哦！』她說着便是笑，淡淡的，無聊的笑。

『那是些什麼呵？』我也笑着說：『但也不都是這樣的！温情呵！』

『不結婚是苦痛，結了婚更苦痛！』她說。

話雖如此，而沉默着爲母親的英勇，終究是她呵！

我的聯想使我遠去到了三萬餘里外，那就是在巴黎的時候，去年，我曾寫了一點文字，登在某雜誌上，是將確實的留法學生的一大部分情形說了的。當時有所謂自命爲里昂派者，就大怒，以爲我竟敢在泰山頂上動土，這是自討苦吃，『鳴鼓而攻之，』結果我也真的稍稍受到了些麻煩，因爲這個緣故，還連忙逃出巴黎城，到塞納河邊亞村去了的！當時的傳單上說是要來書問我，謠言說是要來侮辱我一次，以洩公忿！所以要這樣對付我的原因是爲，怕因我的文字斷絕了一般留學生的吹逐與升官發財，大致是因爲我逃得太快的緣故罷，不但侮辱是沒有遇到，連責問也沒有，不過却收到幾封欠「亨」的勤工儉學生的信是說我何以不將他們那些勤學的情形敘些出來，我，因爲根本不知道留法勤工的學生在那裏，更不必說到情形，結果是半個字也沒有寫，至今覺得很抱歉。

可是，雖然沒有什麼侮辱及責問。此後的謠言却多起來了，起初還不過是咒詛，說我在文內有了「老小姐」三個字，自己一定將成爲「少小姐」，永永不能享婚姻之幸福，後來因爲我離開巴黎去旅行了，說我已經進了瘋人院，是有神經病的！隨後則知道我確實還未真的如他們所罵的成爲神經病，而可以推翻我的一切，我要研究學問的決心不是他們的咒罵所能夠消滅的，於是乎又有什麼說我的要從事學問是因爲兩性之故，不能結婚的！又有說我是心理變態的神經衰弱的……如這類的話，彷彿傳遍了巴黎城！

我很快慰，在現代多事的中國，竟有這類空閑人，不去好好地研究學問，或攢營名利，竟願意費了許多有用的工夫來研究我的變態，神經，……等等，可惜我還沒有一個深知我的人，不是這樣說，可惜他們還沒有認識我，我的神經，所以我也只好辜負他們個好意，到如今也還沒有回答他們一聲！至今覺得很歉然！回到中國，早已將這些忘記了，拋在印度洋裏了！不單因爲怕消費了自己的有用的寶貴的光陰及精神，實在還是有着迎接我的新的麻煩來了之故罷，也未可知，不過這些我總是想忘記了。

但是，有一件事，使我永永不能忘記，而且常常記着起來的，爲着今天與碧姊談起爲母親的英勇，又想起來了！那是從柏林寄來的不相認的署名齊耿先生的一封信，有這樣的幾句：

「當此舉國橫竭，正乏如女士其人者，一挾清流而洗滌之，是望毋喪母性，持之久而彌堅，我中華民族，實利賴之！」

因為慚愧與不安與疎懶，接信已半年了，到今朝還沒有覆一字。不過我相信齊耿先生不是自命爲里昂派，是在柏林，我的沒有覆信不至於說我是巴黎派，疑心我是有神經病及心理變態的罷……

承齊耿先生稱許我的罵留法的一部分壞男學生爲「毋喪母性」，稱許我罵一部分的壞女留法學生亦爲「毋喪母性」。在我因爲久經了這些自命爲里昂派者的罵我爲神經，爲變態，爲兩性，幾乎已經失掉了微弱的自信之力了！母性呵！能夠在想永遠與學問爲生涯之唯一伴侶的被咒詛爲「少小姐」的我是能夠當得起麼？

爲碧姊沉默着爲母親的英勇，我是遠不如她了！我寫這一點來贈送給我的老友碧姊，爲她那沉默着爲母親的英勇，並與她同樣的懷着這般英勇的姊妹，亦聊以答覆我的不相識的遼遠的好意的友人齊耿先生！——給於我的使我慚愧而不安的稱許。

一九二八，一〇，一八，夜深。

逃 開

羅 索

上弦的月，如青鋼的鐮刀，冷冷地掛着在不可知的天上。地面已籠着薄霧，殿外的廣場的草，皆已枯黃，兩支羅浮松一左一右的擺，陰森怕人。四週已經很寂靜了。

氣候已經深秋，芭蕉葉都黃捲起來。

長老和和尚們，此時應該都睡到十方無邊世界去了。他在石階上坐着，獨自咀嚼着已往的夢痕。

他的出家，是沒有人流淚的。倘若父親在世，可以罵一頓硬拉回家；或者母親在日，連哭帶怨的轉回他，也未可知。然而他走遠了，每日敲起木魚來。

敲過晚鐘之後，他就坐起，呆望着不可知的天空。眼睛很乾澀了。然秋來的夜是只給人以凄激的啊！

(29)

思想過了許久，方從雜亂中抽出緒頭來，他回憶到小時候病得幾乎要死，母親冒着大雪走了十多里路到廟裏求醫，又記起母親和人洗衣，一個木槌向着那池邊的石上一下一下的搗。接着又想到母親的屍身和自己的大哭。

(30)

母親的面容擴大了。依稀和他自己的一個發狂而死的教員的面孔合并起來，在銀白色中閃爍了。

他的頭腦熱起來，意想那枯索的芭蕉，便是拔地起來的煙火，火花熊熊然出，飛上滿天，照徹四極，與星星相映。忽然一只驚巢的老鴉嘎的叫了一聲，他冷噤了。淚從乾澀的眼中流下來想道：

「……所以手自塑了一尊象，向他淒然下拜啊……」
然想到「……無際空，散空……」眼淚立刻收了。

「……牟尼，這些東西，算什麼？世上那裏忍得許多……」工廠，工人，煤烟，塞進腦子來了。彷彿成千整萬的黑手伸來，釋迦的金光漸漸退色，終於隱了。

他好似一個困獸「……去啊！……」緊捏着拳向黑暗一伸，用了無窮大的力，但眼前突然明亮起來，月色和烟，冷侵到骨裏，那長條的黑影——羅浮松依然搖曳，他頹然了。

「……爲什麼生我？……」

「……流酸……刀……井……唉，都做不到……」

「……噫！深深的大海，古怪的龜殼，在深泥中一路滾進去了……」

「……鮮血……玫瑰花……貓……女人……」

「……唔！魔鬼是了，一切都是，我自己是……」他跳了起來，把蒲團向佛堂裏一丟，跑了出去。

逃

開

三

雞肋集

郁達夫著
實價六角

這裏所收，大都是作者初期的作品，爲一般人所傳誦所稱賞的沉淪便收在這個集子裏。周作人先生批評沉淪時說：『沉淪是一件藝術品，但他是受戒者的文學，而非一般人的文學。有人批評波特來爾的詩論，說他的幻景是黑而可怖的，他的著作的大部分頗不適合於少年與蒙昧者的誦讀，但是明智的讀者却能從這詩裏得到真正希有的力。這幾句話可以移用在這裏。』

愛

Thomas Lodge 作

嘉辛譯

掉轉我的視線朝向天上，

愛會用她的矢箭把我的眼睛毀傷；

那麼注射着地面吧，

愛却又隱藏在每朵花的中央；

我在我的陰影裏搜尋要把我的痛苦碎去，

愛却又在陰影裏和我相遇；

我將在隱秘的叢林裏徜徉，

雖然是在那裏，神祕的愛却仍舊來和我相將；

那麼我且浴于泉裏吧，

愛

我却又聽見愛在濱邊謳詠；

我如孤獨地沉思呢她偏會來伴我哀吟；

我倘有時傷心 她將爲我泣涕，

我任是到什麼地方，她總和我在一起。

囚 心

浪 人

這是

——鑄造冷酷人間的藝宮，

這是

——扼窒生命巨流的荊叢，

重重的鐵欄吹不進一絲兒微風，

恐怖時時癡笑着伸手抱擁。

原未曾建築一座絕世的美宮，

現先來吮吸這掩鼻而過的香汁蓬蓬，

死神和秋雨奏凱了的嚴冬寒慄夜，

無奈地坐起搓揉囚衣的窟窿。

囚 心

卷五

這裏就是教徒們理想的天堂，
朝浴半勺聖水，夕飲斷命湯，
雄赳赳梭巡的勇士呀

——古代的野蠻酋長！

不悲死也不憶鄉，

橫豎這一具皮囊遲早斷送閻王；

尖聲兒且把情歌漫聲高唱，

悽清的月影徬徨地投射鐵窗。

人們把時間去換黃金與美娟，

而我呵，日日夜夜的殘喘苟延！

我待要舉翅沖天，

無奈，無奈，無奈腳鐐未夠還套長手鍊！

四季能有幾次好晴天，
充塞着人間的只是慘酷的仇殺與大怨，
永遠，永遠，生存着我已沒權，
啊！世界原是一個大牢監！

心篋裏鑽出了無數的農人辛勤地割荆刈菜，
自由的田地快要遍地花開，
雲翳遮沒了的太陽呀，怎不發射一點光芒來？
生生的讓暴電把牠戕害！

啊，少小就戀上了悲哀！
如今呵，戀人撒嬌撒瀉地撲入胸懷；
她說：這是人生結局偉大藝術的表現，
她說：勝利是失敗砌成的血階。

語絲 第四卷 第四十九期

三八

忘月忘日，於廣西某縣獄中。

斷想

宏芬

一，麒麟與獅子

據說，麒麟與獅子是中國人所歡喜的兩種動物。我雖然不知道人們所歡喜它們的理由，但我有一件事可以證明這是真的：因為我常在同胞們所視為神聖的宮殿裏，或廟宇的門外，都見着有麒麟和獅子的壁畫或石像。

然而世上真正的麒麟和獅子，我却不曾見過；我日常所見的，都是人們所早已豢養馴畜的豬，狗，牛，馬，羊，……這類家獸。

我常想：豬狗們之所以能同人類相處至今，而無怨仇者，大概是因為它們面孔的和善，或者心性忠實吧？可惜麒麟獅子們不懂中庸之道，去學長補短；不然，它們現在大約還不至於絕種，或者逃亡到深山去的。

二，武士與武器

斷想

武士的武力並不過於常人，而過於常人的，却是他用來作威嚴的裝飾的武器。但倘若有人能將武器看作是人類無用的廢物，或者看出它是蠻性的遺留時，則武士就只等於木偶了。

然而一般人們對於木偶總是崇拜，敬仰，歌頌，甚至於作出種種意想不到的卑污行爲！

三，蜘蛛與蚊蟲

在我房裏，玻璃的天窗上有一個張着大網的蜘蛛。我平日非常歡喜它，因為它能撲殺那般吸吮我底血的蚊蟲。可是現在我却又歡喜蚊蟲而憎惡那個蜘蛛了，因為我近來發覺它所撲殺的，多半是黎明的時候，一般嗡嗡地唱着頌歌去朝拜曙光的蚊蟲們。

我將可惡的蜘蛛毀滅了，連着它所結的網！

四，紳士與村童

一個颯着雪風的早晨，田間的草上都結滿了霜露的珠網。村童們攜着籃筐像羊羣似地蹲在地上尋採野菜，兩手和兩頰都凍得如同塗了胭脂的女人一般發紅。

旁邊路上來了一個穿着大衣，帶着手套，頭部只現出一副小眼的紳士，他很同情地向着

那羣村童們說：

「你們不冷麼？孩子們！」

村童們都立起來，默望着他笑，一語不響。

於是紳士更近前幾步，很溫和的，安慰似地探着他們底破衣說：

「你們不冷麼？穿的這樣薄！」

然而村童們不笑了，他們提着籃子回頭就跑，恐怖得如臨大敵似的。

紳士黯然，遠遠地望着他們說：

「快回家裏去，謹防凍壞了呢！」

我覺得這位紳士的問話，與天旱了皇帝問人民爲何不食肉的理由正同。晉代雖然離開現在已有兩千年了，但誰說中國現在沒有晉代的人呢？

五，先生與學生

先生召集學生開會，理由是爲學生羣衆謀幸福；但要學生捐款。

學生都默然無語。

斷 想

四

先生立在台上，良久不得要領，於是向着學生大聲地提出表決說：

「反對者舉手！」

學生都默然無語。

「通過！」先生勝利似的笑着說。

學生仍默然無語。

終於，大家都在沉默裏散會了。

六，女子與男子

女子與男子原是有區別的。

譬如穿衣吧，中國舊式的女子是著的短服，男子是著的長衫；西洋人呢，則適應中國人相反。

然而中國新式的男女服裝，目前似乎與西洋人漸趨于一致的傾向了。

但我却有點不明白：為什麼女子於寒暖的感覺總與男子不同呢？

春天夏天的情形用不着去講了，就如現在的冬天吧，許多女子們都用狐皮毛巾來掩蔽了

她們的頭和胸，而却用透涼的一層薄薄的絲襪來遮護她們肥嫩的兩腿，——這未免厚愛上身，薄待下部了！

我想，女子與男子原是有區別的：只看這一點！

斷

想

剪拂集

林語堂著
實價五角

「我們應該能肉搏奮擊，不能肉搏奮擊，至少也應能詬誶惡罵，不能詬誶惡罵，也應能痛心疾首憎惡仇恨，若並一點憎惡仇恨的心也沒有，已經變為枯萎待斃的人了。」這是語堂先生打狗檄文中提倡氣節的痛快話。語堂先生是最早主張「先除文妖再打軍閥」的人，這本文集所收的都是對北京學者文妖段章嫖客而發的言論，凡段祺瑞的「革命政府」，章士釗的「整頓學風」，名流學者的徬徨軟化，正人君子的喪心病狂，叭兒狗的無恥阿諛，言論家的出賣公理，三一八的屠殺，長安街的巷戰，多經過作者用單刀直入的筆調及嫉惡如仇的精神，盡情寫出，讀之不但可明白當日知識界分裂的真相，也可令人追思往日言論界奮鬥的精神。

隨感錄

二〇九 介紹收人證據一則

雲 菴

廈門江聲日報十二月一號載了一則『軍警臨場勸止反日會緩罰奸商遊街』的新聞，其中有一則收據，倒很新鮮，恭錄如左：

『茲收到奸商郭有慶一名，并訂十二月一日上午十時，并將該奸商及賬簿全付交到反日會。』

廈門市公安局警察第三區署（蓋印）

這樣硬冰冰的收據，把奸商收了去，並且第二天上午十時就要交還反日會，這誠如那記者的標題所說：『遊街示衆其能免乎？』了。然而——今天有五號了，硬冰冰收人證據大概還存在着，而『奸商』却早已逍遙自得了。嗚呼，其果不能免乎？！

(45)

二一〇 關於校對

廢名

我的一本小書桃園初由古城書社出版，現在開明再版亦已出版了，昨日見到。記得古城付印時，由該社某君校對，我遠在鄉下趕進城來索校稿一閱，其中「桃園」一篇，書一二一頁八行，有「你不會去記問草」一句，他大概以為這個「記」字是我寫錯了，替我塗了，改爲「你不會去詢問草」，其實我沒有寫錯，實是「記問」，而且執筆時這兩個字費了我一點心，想出來了覺得稱意，所以我又把牠改還了我的原樣。今日打開開明再版本一看，居然又是「詢問了」，能不說是又是一位校對先生有意替我改的嗎？當然不好怪人，只是自己窘。

再版本「晌午」，書四七頁四行——

「紅樓夢。」

其實原稿引號內只有紅樓夢三個字，字的右邊無有曲線，因為趙先生是念紅樓夢三個字。這當然也是有意替我加的。這一加我倒不覺得什麼，（類此的加法好像還有幾處）只是一笑。但校對人總應該明白他的責任纔好！

又，「桃園」這一篇曾經在小說月報登載過，書一二六頁四行「上是屋頂」，用之於小

說月娥者爲「上視屋頂」，不知是當時我寄去的原稿把「是」錯寫成「視」呢，還是本沒有錯，校對先生以爲錯而改正了？總之王老大那時他實不會「視」，他突然一張眼睛而上面有一個屋頂罷了。

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